

78-28

世界和平理事會 柏林特別會議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33.8

144

世界知識社

世界和平理事會柏林特別會議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編

*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03·850×116 紙1/32·5印張·127,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價：5,700元

編者說明

世界和平理事會柏林特別會議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五十個國家和九個國際組織的理事和特邀代表共三百二十九人。會議討論了「禁止原子與熱核子武器問題」和「國際安全問題」的議程。英國代表普里特作了關於前一個問題的主要發言，法國代表德·拉·維熱里作了關於後一個問題的主要發言，其後圍繞這兩個問題發言的代表共有七十九人（會議全程共有八十五人發言）。會議並就上述問題作出了決議。

本書輯錄了會議的決議、二十一篇代表的發言和兩篇致大會的賀詞，這些發言和賀詞是從四十個國家和兩個國際組織的八十七位理事或代表的發言和賀電中選出的。

目 錄

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郭沫若的開幕詞	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大柏林市長弗雷德里希·艾柏特的祝詞	三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英國代表丹尼斯·普里特的發言	五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日本代表平野義太郎的發言——「關於氫彈在太平洋試驗的經驗與結果」	二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	
波蘭代表奧波德·英費爾德教授的發言	二六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	
印度代表薩希布·辛格·索克少將的發言(摘要)	三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	
比利時代表馬克斯·考森教授的發言	三六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	
全印和平理事會主席賽福丁·克其魯博士的賀信	四五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	

蘇聯代表吉洪諾夫的發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

意大利代表米略·塞倫尼的發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

法國代表讓·保羅·薩特的發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

古巴代表拉薩羅·培尼亞的發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

法國代表達斯第埃·德·拉·維熱里的發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

中國代表團團長郭沫若的發言——「爲鞏固亞洲和平與安全，進一步緩和

國際緊張局勢而努力」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

緬甸代表德欽倫的發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

朝鮮代表韓雪野的發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

越南代表黎廷探的發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

五四

六二

六六

七二

七七

八六

九六

一〇四

一一二

蘇聯代表蘇爾科夫的發言 二七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

中國代表馬寅初的發言——「爲恢復印度支那的和平而努力」 二五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

法國代表伊佛娜·杜蒙夫人的發言 三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

危地馬拉代表維爾希利奧·格拉的發言 三七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

中國代表茅盾的發言 四〇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

美國和平戰士保羅·羅伯遜的賀詞 四五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

*

關於原子武器的決議 四九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關於安全問題的決議 五〇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文化委員會的建議 五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

附錄一

本屆會議增選理事名單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通過)

一五三

附錄二

東南亞和遠東國家代表團的聲明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

一五三

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郭沫若的開幕詞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親愛的朋友們：

世界和平理事會柏林特別會議現在開幕了。

首先我們要對給予我們的會議以充分的方便、對於我們招待得十分周到的德國和平委員會和柏林市的當局表示衷心的感謝。

英雄的柏林市民，在醫治戰爭的創傷中，正發揮着驚人的努力。我們從一九五一年以來已經在這裏開過三次會議，每一次都可以看出柏林市容、和平建設的輝煌進展。我們在這裏向英雄的柏林市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向爲爭取和平、民主、統一的德意志而努力的全日耳曼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們的保衛和平運動恰好在一個月以前滿了五周年，由於各國的和平戰友與和平組織的共同努力，由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一致支持，我們在工作中是獲得了顯著的成就的。

我們所要求的對於和平有重大責任的五大國用協商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已經在逐步實現了；我們所呼籲的朝鮮停戰已經在去年七月實現了；我們所呼籲的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已經成爲日內瓦會議的主要議程，目前正在日內瓦會議上由有關國家的政府代表進行討論。

四月二十六日在日內瓦開幕的關於遠東問題的會議，有蘇、美、英、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有關國家的代表參加。毫無疑問，這就是歷年來我們所要求的五大國會議的初步實現，用和平協

商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不僅是應該而且是能夠了。

五年來的保衛和平事業雖然有顯著的成就，但是，我們還不能滿足，不能鬆懈，我們還應該作更進一步的努力。

爲了滿足全世界人民所共同具有的集體安全的願望，爲了使人類的生命免遭大量毀滅的危險，我們還須更進一步壯大我們的和平隊伍，更廣泛地交換意見，考慮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案，來達到我們的目標——真正的持久和平。

我們是從全世界的各個區域來到柏林的，我們是代表着億萬人民的意志而來，這就表示着不可抵抗的和平力量日益壯大。

親愛的朋友們！

請讓我說幾句含有詩意的話來作爲我的結束罷。

五月的太陽在高唱着光明的頌歌，萬花萬木都在欣欣向榮。

我們有着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心。

那就是爲了和平！爲了和平！爲了和平！

希望我們的會議的成就，能够獲得像這美滿的五月一樣的美滿的光榮。

大柏林市長弗雷德里希·艾柏特的祝詞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主席先生、女士們和先生們：

你們再一次選擇了德國的首都作為你們開會的地點，我代表大柏林市人民議院和市政府感謝你們使我們的城市得以享有這個崇高的榮譽。我向你們保證：柏林全體市民對於你們的討論，將給予極大的注意。我的話表達了全柏林市民的想法與意見。

本市的居民對政治緊張形勢的感覺特別尖銳，因此對於任何有助於和平諒解的言論和行動，都表示感激。

德國的首都久已如同地震計一樣把所有動盪都記錄出來。自從柏林被強迫分為兩個部分以來，我們就處於危險之中，因為正是在這裏就可能爆發一個軍事衝突，把整個世界拖入浩劫之中。我們一向認為：如果這個城市的一部分被用作軍事前哨，用作「前綫城」，或是作為軍事挑撥的中心，則不僅這個城市，也不僅德國，而是整個歐洲將要直接遭受到威脅。所以柏林無論在實質上或者在形式上都不應該被當作軍事目標。

自從一九五一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一次在本市開會以來，國際形勢日趨好轉。我們記得，那時你們這具有世界規模的運動曾提出一系列有價值的建議，以求不可忍受的國際緊張局勢和攸關生命危險的衝突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而獲得解決。今天我們可以向世界和平理事會提出證據：第一次柏林會議上的建議正在由希望變為事實，而且那時的決議已經在重要的國際會議中產生了成果。

在此期間，四大國會舉行會談，以謀和平解決德國問題並且討論遠東的衝突。隨着不同制度的

各國政府之間在政治上恢復諒解之後，也將恢復正常的經濟關係。在藝術和科學方面，在戲劇和體育方面，人們也開始撤除道路上的障礙物。這個結果無疑是由於公衆輿論的影響。

但是世界和平理事會也有功績，因為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幫助推動了公衆輿論。它以極大的威信和智慧，使國際緊張局勢有了一些緩和，並且形成了一個講台，使每個和平友人都能在這裏找到他應有的地位。

由於我們在柏林親切地感到國際局勢有了一些緩和，所以我們對於世界和平理事會就更感到尊敬和感激。單是四大國外長在柏林舉行會議這件事，就給本市的居民們提供了顯著的證明：德意志的首都是最光榮的，它已成為取得諒解與和好的地點。我向貴會保證，在我服務的地址，凡是配合國際的努力，設法通過和平的諒解而使德國恢復和平狀態者，都受歡迎。

我受大柏林市人民議院的委託，要向西柏林的議院簡單地說幾句話。我們感到有共同的立場和共同的決心，不使柏林成為氫彈的犧牲品。因此，我們建議共同要求禁止氫彈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使用。我們曾經建議締結一個廣泛的和約，反對「歐洲防務集團」條約。大柏林政府曾經提出訂立一個為數兩億馬克的德國國內貿易協定，以便幫助解決西柏林的經濟困難。我們曾經建議共同宣佈禁止一切軍國主義的團體和書籍，並保證合乎人道主義的書籍得以自由流通。我們準備會商，馬上調整一切問題或者個別問題。我們深知，柏林民主區和柏林西區的市政管理是依據不同的原則的，但這一事實不應該阻止兩個區域的議員們和市民們利用一切機會和方法來促進緊張局勢的緩和與和平。正因為在德國的首都有了很好的先例，全體德國人民的接近和諒解將更容易實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願意作出特殊的貢獻。我相信，這樣做是符合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精神的。我謹祝這次的特別會議獲得新的和更大的成就。

英國代表丹尼斯·普里特的發言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親愛的同志們：

我今天的任務是給那些爲爭取和平而從事光榮鬥爭的人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作一概括的說明。當我們今天聚會的時候，國際形勢的特徵和新的發展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們和平運動長期以來爲之而鬥爭的——有一個時期幾乎只有我們的運動發出人類熱望的呼聲——許多重大而高尚的和平原則，今天已經成爲人類大多數自覺的信仰和要求了。

廢止恐怖的武器、裁減軍備、結束印度支那戰爭，解決德國問題而不復活德國軍國主義，以及各國之間的一切糾紛應由協商和協議來解決的要求，這一切都是今天輿論界的大多數與我們相一致的主張。五大國正在日內瓦開會進行協商，這一事實在某些程度上就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成功。我們對於這件事的實現起了作用並且作出了貢獻，我們爲此而感到驕傲。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考慮怎樣才能有助於引導世界人民達到他們目前所指望的目標。

我要考慮的是下列四大問題：

(一)裁軍問題：軍備和武裝部隊的大量裁減和有監督的限制，其中應包括氫彈和原子彈的特殊問題。

(二)德國與歐洲安全問題：如何才能使德國重新統一？一定要重新武裝嗎？如何在歐洲和平與安全的前提下來解決與這個偉大國家和人民的將來攸關的種種問題？

(三)遠東與亞洲安全問題：朝鮮問題；印度支那問題；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問題；西方國家在亞洲的地位和亞洲大陸的和平與安全問題；世界各大陸附屬民族的自由問題。

(四)國際關係問題，特別是文化與經濟交流的價值和作用。

首先談裁軍問題。從裁減或增加軍備和武裝部隊的一般性開支的觀點來考慮這個問題，而不特別涉及到「非一般性」的武器。

從整個世界來說，每個國家的所謂「防禦」開支，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任何時期或大戰後兩年中都要大得多。

雖然有些國家減少了這種開支，但整個說來，這種開支在逐年增加；但沒有一個政府自信比「軍備競賽」開始以前更安全些。

軍事開支無止境地增長使我們日益接近戰爭，而世界和平運動和各國和平擁護者的不斷努力却使我們日益接近和平。這是一種十分脆弱的天平，它會產生悲慘的後果的。我們應當同心協力，使這個天平的攸關人類利益、攸關和平與生活利益的一端佔優勢。

軍備競賽還給我們帶來別的什麼禍害呢？還有很多！軍備競賽使我們大家在物質上日益貧困，本來可以在一二十年內用現代科學掃除的貧困，却反來維持和增加貧困，貧困就是戰爭的重大因素之一。

軍備競賽損害了我們大家的健康，降低了經濟水平和擾亂了精神的安寧；因為它耗盡了金錢和人類的努力，使人們不能建築醫院、學校與其他文化機構，不能從事科學與醫藥的研究，不能大量發展工業與農業及其他無數的有益活動。它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如上所述，它加深了戰爭的危機，尤其加深了特別尖銳的、爆發性的戰爭危險。這些危險是由於某些政府採取「在我們自己所選

擇的地點和時間立刻作大規模報復」的政策的结果，因為他們憂慮先發制人會過遲，他們想在沒有任何人會發動戰爭之前，先發動一個「他們自己所選擇的戰爭」。他們想像某些值得「報復」的事實，而實際上並不存在。當然，他們不能等待幾天的功夫去發現事實。他們仍然相信，把軍事開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增加得更快，就可以保證他們的足以毀滅人類的生命和財產的「立刻大規模報復」會獲得軍事技術上的——但是無益的——勝利，當作是「先發制人」的結果。

我回憶起四十年前參加的第一次和平會議。這個會議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數星期在倫敦召開的。那天讓·若來士、基爾·哈迪、安納托爾·法朗士和其他社會名流都講了話。我現在還記得安納托爾·法朗士的卓越說法：「不僅是戰爭，甚至戰爭準備就給我們帶來說不盡的苦難」。假如他今天還在的話，他會說些什麼呢？我們有理由這樣想：他一定要說，他很高興看見我們這許多後輩正在舉起他的旗幟。

今天，戰爭的準備工作也為文化帶來了巨大的災禍。並且毒化着國際上的、甚至國內的空氣。科學家相互之間和政府職員相互之間簡直不敢說心裏的話。

愛因斯坦是一個偉大的德國人，他現在正住在大規模準備戰爭的國家，他對軍備競賽會寫過如下的一段話：

「巨大的財政力量集中在軍人手裏，青年被軍國主義化，加緊對公民特別是公務員的忠誠監督，警察統治日益加強，人民的獨立政治思想遭到鎮壓，用無線電、出版物和學校來麻醉人們，在軍事秘密的壓制下，公眾新聞日益受到限制。」

擴充軍備將繼續下去，除非輿論起來強迫政府放棄這種政策。制止軍備競賽的最好辦法是以普遍的、一致的、有監督的、同時的裁軍而達成協議。我想沒有人會懷疑這種措施在技術上是可能

的；沒有人懷疑，如果爲和平而鬥爭的數億人民的偉大意志的力量加之於一切擴充軍備國家的政府，並堅持不懈地迫使它們屈服，那末協商不僅可以開始，就像有些協商已經開始一樣，而且可以使協商在大家都有誠意使之成功的氣氛中進行。這樣，協商就可以獲得實際成功了。我們不應該由於近年來看到某些國家和某些有勢力的集團阻撓採取一系列的旨在裁軍和協商裁軍的建議及要求而感到灰心喪氣。爲了取得這一勝利，必須要有社會輿論的壓力，要有規模巨大的人民羣衆運動。這種運動現在正不斷地高漲中，我們的和平運動正在幫助它壯大與發展。雖然新的科學恐怖的發展與好戰分子的愚昧和罪惡一起，作出了許多壞事，但是和平人士亦創造了並鼓舞了廣大羣衆的不可抗拒的要求。

因此，我們相信，如果我們行動得明智，在這次會議上爲我們自己製訂出行動的方式與方法，我們就不僅能够爭取開始認真而有誠意的廣泛協商，而且能够使這些協商得到事實上的成功。

當我們達到了這個目的，我們在走向幸福世界的道路上就走了一半。那時我們將獲得我們的健康、學校、醫院，並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正如現在世界上僅有一些國家所能做到的一樣。我們將開始消除國際間的緊張局勢、猜疑與恐懼，我們將想到許多的其他事情，而不再想到死亡、毀滅和仇恨。我們將站立起來，對着我們的未來、我們子孫的未來，而面露笑容。

我在上面簡單地考慮了重整軍備和裁減軍備的問題而未談到原子彈和氫彈問題。可是事實上我們有責任來正視原子武器問題。

原子武器問題使我們的任務和考慮更加複雜，它使我們的任務和考慮更迫切和更重要。但是，奇怪得很，它在某種程度上也使我們的任務和考慮變得更容易些了。

因爲，如果我用一個法學家的話來說，原子彈和氫彈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判例來控告戰爭和控告

新的「非一般性武器」，這個判例比我們單指一般性的武器而反對重整軍備時還好辦。控訴這問題的判例是有意義的。因為它招致的災難是巨大的，而人民對和平的渴望是迫切的。一般性的軍備競賽在國際法上之所以為非法，是因為它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文字和精神，並且違反了這機構歷屆所通過的各種決議。

但是，我們反對新武器的理由比以往更加強百十倍了，因為這些新武器所招致的巨大的災難和毀滅，引起了廣大羣衆的憤怒。正如我在後面所證明的，這些武器分明是破壞國際公法，是一種戰爭罪行，是澈頭澈尾地違反人道的罪行。

因此，我們必須更加密切地注意原子彈和氫彈。

因為原子彈與氫彈兩者都是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這些武器的殺傷力是完全盲目的，爆炸時所傷害的人，和爆炸後可能對於我們的傷害，都是盲目的。

從國際法的觀點來看，那些要使用這種武器的人站的是什麼立場呢？這裏我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主席的身份來說話。國際法是非常重要的。數百年來，國際法做了不少的事情來使戰爭行為的野蠻性減少。在我們今天，當某些統治集團愈加力圖在進行戰爭中使用殘酷野蠻方法的時候，國際法仍舊是有意義的。經過紐倫堡審判後，國際法的作用和威信特別提高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使國際法得到了補充。

其中，包含着最重要的國際法原則之一，這就是：

軍事行動的目的在於擊潰敵人的力量，並不是使交戰國的全體公民都蒙受損失。凡是超過這個目的的範圍而對人命和財產有所殺傷和破壞者，均屬非法。而使那些非戰鬥人員遭受損害或折磨者，尤屬非法，除非那是軍事行動在進行摧毀敵人武裝力量的合法目的時直接和不可避免地傷害了

他們。

顯然，根據上述原則，原子彈和氫彈是非法的，因為它會傷害很多的人，不管他們是軍事人員還是平民，而且延長很久的時間，波及很廣的面積。並且必須承認，假如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了敗仗，假如那些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一事應負責的人，像曾經在紐倫堡受審判的人一樣，被控以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提交國際法庭審判，那末他們是無法逃避定罪的。假如這兩顆原子彈是在已知道日本天皇正在提出投降條件的時候投下的，那他們的罪行就更加嚴重了。既然已經知道從任何軍事觀點來看都是不必要的時候，而他們仍然決定使用這種恐怖性的武器，那末，當我們估計到讓任何人有可能使用這類武器以及這種武器所能引起的危害程度時，我們大家就必須把這件事記在心中。（當我們談到印度支那時，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危險的例子。）

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是不必要的，即使假定這一殺人不自覺的武器在國際公法上是合法的。可是，那時使用原子武器的目的無論如何不是為了一種合法的軍事目的，這是很明顯的。關於使用目的的完全非法這一點，在戰略轟炸調查局的一個官方文告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告中說：「這兩次襲擊是對全日本的打擊，而這就是原來的意圖。同盟國企圖擊潰日本人民的戰鬥精神，不僅僅是對廣島和長崎的居民。」

正如我剛才所解釋的，這是關於違反國際公法的罪行的最完整的招認。爲了在全國範圍內「擊潰戰鬥精神」而毀滅了百萬平民的生命，這是國際公法所不許可的。因爲照戰爭的法規來說，你是對敵人的軍事力量作戰的。

我附帶引用曾經幫助原子彈製造的奧本海邁教授對原子彈的描述：

「原子彈是侵略者的武器，它所造成的恐怖和驚駭的因素就如其本身的核子分裂一樣的真實。」